

疵癥雖池中產珠之蚌嘗徙於他境者亦皆
感之而復還夫以無知之微物且然矧民吾
同胞者在當時宜無不被其惠愛矣民無不
被其惠愛凡政之懸於郡長者在當時亦無
不建明矣若孟君者誠可爲東漢守吏之最
而足以師表百世者也今去孟君幾千百年
而人之思孟君者同於一日則知善政之感
於人心殆千載一時而未嘗有所間也今李
君能因民心之所同而復新斯亭以示勸因

表其義以勵俗則其爲政亦未必不取法於

孟君焉

海角亭記

范 梠元

欽廉僻在百粵距中國萬里郡南皆大洋而
廉又居其折故曰海角也有亭在于西南隅
昔人以是名之歲遠代易廢已久矣延祐三
年秋余始過郡訪址得於荒烟亂水之間欲
復之未能也囑之郡吏曰諾明年來告成請
記之夫土木之靡工人之用雖未獲誌至於

雲霞之映帶島渚之出沒夢寐所歷猶見其處亦殊方之勝槩也然爲侯邦亭有地勝居是者雖擁高爵厚祿亦往往有悲憤無聊之感者何也蓋地里僻遠復加瘴癘自古以來非謫徙流離之士鮮至焉以吾無所爲而得之宜其人之戚爾也抑嘗推昔朝廷之於士大夫苟非顯過極惡未嘗不欲曲受而優容之萬不得已則又非深放遠屏無以啟其摧痛自反之忠此固聖王忠厚意也寓斯土而

登斯亭者有能驅去流俗之態潤養孤忠之氣把酒賦詩臨高瞰遠反而求之何往而不得其所適又豈獨誇結構之華從臨眺之樂而已哉

文

伯頤元

合浦漢名郡也地屬南海乃百粵之分部廣以西朱崖以東水萬折而歸之故以海角名其涯涘未易量也唐改郡爲廉州何也嘗謂漢有孟嘗守政善弊革殊徒復還因易而名

以取律貪之義焉自是牧是邦者多京師人
物或以名節著或以德行稱其爲政之最者
有七賢守孟君其先邦人愛慕立祠歲祀至
今不泯延祐丁巳秋予分治茲工訪郡耆老
講求還珠故事僉曰海角有亭爲此設也夫
亭以地勝古人之取其水光月色上下輝映
足以臨眺賦詩對月把酒一時之樂耳仕宦
而家於萬里之外受千里之寄不思爲國計
不思爲民憂而希一時之樂興盡悲來曾無

憾乎後之登斯亭者有能剔垢磨光揚清激濁寧悉心以報國母顧身以忘民胡功不成胡名不立罔俾有邦專美孟嘗

又

徐九臯明

合浦郡在百粵海壩城外西南隅舊有海角亭不知作者誰氏其賢而不遇者耶羈旅之臣瞻戀抑鬱而寄焉者耶自元以來相繼修葺語在范棹伯頰張一夔記嘉靖壬寅三月吾友翁子德宏按部斯郡病其鼈襟湫隘也

屬有司更諸爽塈去故址一里許曠遠閒靜
山海景物之勝輻輳駢會若有待云癸卯十
二月朔予行縣至翁子觴諸亭上登亭舒嘯
瞻望靈邑杳茫浮雲萬里之外而南占逞臘
刺畦諸番直指顧間自惟疇昔侍從志迂材
淺靡所陳效乃待罪遐裔雖復睠睠懷顧不
可以越尊俎惟是導揚聲教俾日出海隅罔
不暢暨庶幾哉翬翬宣翰之職而未能也相
與愴恍者久之既而引滿舉白憑覽雲物究

觀造化綜権今昔推人情之變消息之機則
又頽然自放不自知其羈旅矣昔三閭大夫
不受世之淄垢憤然遠跡崑崙流沙九疑而
卒湛厥身何不達觀委順與時變化而自令
凝滯若是君子之處世也苟惟不疚於心其
於通塞夷險若寒燠之序而晦明之推爾矣
內外遠近又奚擇焉後之登斯亭者無曰海
角羈也而北山茺野感慨於衷平翁子曰思
深哉鐫諸石爲海角亭記

重修海角亭記

國朝 劉元運 海北道

史冊所記域中之方州郡邑以亭名者多矣其爲名宦達官之所構建賢士大夫之所品題亭固彬彬可攷廉之境有海角亭者東海劉子以備兵觀察奉使來廉蒞事月餘至斯亭而不禁潸然泣下由其亭乎非亭也是峴山墮淚碑而伊吾望鄉嶺也厥故維何蓋亭建於廉高不踰三尋周不盈百尺其去帝京也計萬有餘里仕宦之履斯地者燕趙齊

楚之彥秦晉吳蜀之英從風雪暑雨中登山
問水經年累月而後至叩 帝闔則君門萬
里望故園而雲樹千重且也歲時不改而氣
候頓殊車書同然而風物迥別陽關之故人
旣少他鄉之萍水堪悲悵天涯之在望慨海
角以寄思低徊四顧未有不 君親動念忠
孝悼懷而搔首怏悒于斯亭者也雖曰男子
之生懸弧有志丈夫在世封侯爲期而指玉
關以陳情托秦嶺以賦志在昔偉人奇士未